

馬氏南唐書

四

南唐書卷之二十三

歸明傳下第十九

朱弼字君佐建安人也精究五傳旁貫數經開寶中詣金陵一舉以關頭中第授國子助教知廬山國學生徒數百苦無賴輩如盧絳諸葛濤蒯鰲之徒事飲博多橫逆學官曠職循緣而已及弼至性本嚴重動持禮法每升堂講釋生徒環立各執疑難問辯鋒起弼應聲解說莫不造理雖題非已出而事實聯綴宛若宿構以故諸生誠服皆循規範絳等稍稍引去四方肄業者多造焉弼短一足時謂之跛子先生及建

康平例入

京師授衡山簿居官廉潔事上無諂每俸給不充則
虛腹度日妻子服御寒暄不繼時皆歎服出見衡嶽
崇峻遂有終老之志秩滿致仕守嶽廟令食本官俸
數年卒四壁蕭然衣衾棺斂皆資于故人君子以爲
清

嗚呼學校者國家之矩範人倫之大本也唐末大亂
干戈相尋而橋門壁水鞠爲茂草馴至五代儒風不
競其來久矣南唐跨有江淮鳩集典墳特置學官濱
秦淮開國子監復有廬山國學其徒各不下數百所

統州縣往往有學方是時廢君如吳越弒主如南漢
叛親如閩楚亂臣賊子無國無之唯南唐兄弟輯睦
君臣莫位監於他國最爲無事此亦好儒之効也

皇朝初離五代之後 詔學官訓校九經而祭酒孔
維檢討杜鎬苦於訛舛及得金陵藏書十餘萬卷分
布三館及學士舍人院其書多讐校精審編秩完具
與諸國本不類昔韓宣子適魯而知周禮之所在且
周之典禮固非魯可存而魯果能存其禮亦爲近於
道矣南唐之藏書何以異此

孟賓于湖湘連上人少孤力學事母以孝聞天祐末

工部侍郎李若虛廉察沅湘賓于以詩數百篇自命
爲金鰲集獻之若虛稱善採警冊數聯譽諸朝廷由
是詩名益振明年春擢進士第未幾以離亂還鄉會
馬殷開府辟爲零陵從事亦不顯用及馬氏敗賓于
自歸南唐授豐城簿遷塗陽令黷貨當死時李昉事
皇朝爲翰林學士乃賓于同年進士也聞賓于縲紲
以詩遺之曰幼携書劍別湘潭金榜標名第十三昔
日聲塵喧洛下近年詩價滿江南後主見詩貸之復
其官俄致仕隱于玉笥山自號羣玉峯叟踰年後主
以水部貲外郎起之金陵平歸老連上秘閣馬致恭

以詩送之其落句云今日還家莫惆悵不同初上渡
頭船卒年八十三賓于好賄每爲佐令輒有贓污故
雖負詩名人不多之初歸江南生子名歸唐亦能詩
肄業廬山國學嘗得瀑布詩云練色有窮處寒聲無
斷時隣房生亦得此聯遂交爭之助教不能辨訟于
江州各以全篇意格定之而歸唐爲勝開寶中授秘
書省正字出爲吉州民掾歸于

京師累遷大理丞時江州郡吏有仕于皇朝者指
歸唐曰此乃訟詩生也以罪貶索州司戶卒

潘賁字子文宜陽人也七歲能詩性褻特自負才器

以貌勢位既而動多屯躋五舉猶爲白丁及屬皇
朝左僕射沈義倫奇其才致門下賁凡三過省惟每
廷試輒以目疾止故賁嘗與故人書云八叨殿試三
對

天顏會沈公薨遺表薦之表上而賁疾作謂人曰挾
冊爲儒聖僞兩朝白首場屋不登一第豈非命耶吾
受沈公知遇過厚生不能報死得事公於泉下足矣
誥下而賁已卒年六十沈氏諸子買棺葬之

蒯鰲宣城人也善屬文有才思嘗曰夫文章者所以
達道德之本發才智之蘊使旨勝於辭理過於文爲

得之矣其餘摘裂章句鉤校屬耦綺麗悅目清新洎耳則吾不知也聞者善之鼇少亦無賴常與盧絳爲友後頗改過以廉直自勵苟寒燠畧備則一介不干於人嘗有歙州龍尾硯友人欲之而口不言鼇心與之而未及遺一日友人不告而去鼇乃悔恨躡至數舍與之時有不給而躬謁於人苟愆其期後雖固予亦弗之受其抱信義如此歸于

皇朝擢進士第以殿中丞致仕隱于廬山數年卒羅穎南昌人也經傳涉獵與里人彭會友善皆以詞賦稱開寶中詣金陵舉進士第例以黃衣守選及

王師問罪後主銜壁穎再應鄉舉下第道經漢高祖廟穎題詩其落句云嫚侮羣豪誇大度可怜容得辟陽侯少頃輒自免冠鞠伏廟廷口陳自咎之言掖而去數日卒穎初就舉金陵試銷刑弔賦儒術之本論有司以鄧及爲第一穎爲末綴榜既上後主遷穎第二手筆圈其名穎是夕夢黑氣環身有長人自上挽而出之

盧郢金陵人也好學有才藝而膂力過人善吹鐵笛乾德中後主以韓德霸爲在城烽火使常督無賴輩旦暮巡警諸科士人微犯禁徃徃懼鞭朴會德霸出

郢調笛不輟使數卒捕郢郢奮肱搏之卒不能逼郢
遂去後與黃夢錫等自國子監出行遇德霸不避其
呵導德霸駐騎詬曰汝等乞索輩殊不知憲制敢無
禮耶因叱左右收郢等郢等爭投瓦石擊走其導從
毆德霸傷目德霸詣後主訴之後主讓曰國子監先
帝教育賢材之地孤亦賴此輩與之共治汝鬪監前
是必越分陵辱士人既爲戎帥不能自扞宜其見毆
遂罷德霸職郢由是橫肆益甚明年春試王度如金
玉賦郢唱第爲第一徐鉉娶郢妹鉉嘗受後主旨撰
文數日不能就因語郢郢曰願試爲之因弄百鈞石

毬以較力少頃引酒一卮復弄如初若是者數四鉉
視之曰非吾徒也其何能爲且試詰之郢曰既就矣
命筆吏口授而書之鉉大驚遂以郢文進後主謂鉉
曰語勢首健似非卿作鉉以實對郢由是知名歸
皇朝累遷南全守頗著治蹟病卒

丘旭字孟陽宣城農家子也少以畜產爲事弱冠始
讀書學爲辭章因隨計金陵凡九舉而曳白者六七
然自勵彌篤不以爲耻既而困窘無進取意秋試將
邇寡嫂劉敬問行期旭以匱乏告劉曰苟濟榮望雖
孤兒可鬻况賞用乎於是罄橐遣之旭不得已再就

鄉舉明年春試德厚載物賦旭爲第一釋褐歸鄉而
家人猶疑其未調暨鄉老酋長謁賀郡吏改署里名
乃知上第及金陵平例歸于京師補鎮將數年詣
南曹叙理會呂公蒙正判銓聞旭名問曰汝非能爲
賦者乎對曰江南獻賦適爲第一呂公曰久聞爾名
謂爲古人乃並世耶因令取所集旭初著文多爲人
取去無留巾笥者輒於書肆訪之獲舊本獻焉呂公
憐之薦授令錄遷京秩卒于衡州旭嘗纂自古賢俊
遺言爲賓朋宴語行于世其爲詞賦得有唐程度體
後人以爲法

黃載字元吉其先江夏人世爲農載弱冠釋耒耜就學于廬山事虔人劉元亨篤志自勵精究經史能爲文章一舉不中第嘆曰士之賤也久矣規模於蹇淺之文去取於有司之手其於造道不亦遠哉遂不復進取肄業之士多從之事毋至謹承顏侍膳溫清寢處未始離左右兄弟數人皆仰載貲給或勉之就仕則曰天下分裂終合爲一一繫仕版死生以之寧適意乎及金陵平祿食之家多俘于

京師而載乃安處丘園人皆以爲先知會毋卒廬于墓側哀毀過禮服闋出遊湘潭州將辟致庠序講說

之際未嘗敷演注疏肆口成言曾不滯泥性頗嗜酒
函丈之間常置罍缶與來輒飲而義理不亂受業者
以百數苟獲貲錙飲歡之外一無所蓄或有假貸則
欣然予之不計其多少待人均一無所愛惡雖遇橫
逆亦異謝焉復喜酈遊市肆當壚者靡不相善豪民
富商間遺緡帛則轉施貧民每出入城郭中童幼稚
隨而悅之嘗詣郡署見一媼策羸荷校執於公徒載
問其故媼泣曰夫負官緡而死于獄亡家鬻子猶有
餘責當盡命而已載愴然乃罄橐償官而免之一夕
自城醉歸聞嬰兒哭于莽中載驚呼左右寂無一人

自脫衣褻歸獲一女以賄購乳於隣婦迨數歲教以書計女功長擇所配竟不知其誰氏因冒姓黃載嘗釋禮經獲百千一旦爲人竊取載笑曰彼無貲者也將藉此以成家亦我之德了不介意諸生醵會市羊以備饌載夢一羊前跪請命晨出見羊跪伏如所夢載以已緡償諸生而畜其羊又畜一犬亦頗馴載每出入則羊犬聯隨潭倅夏中正爲作犬羊僊序以記其事天禧末載因醉卒于宗人黃茂館年七十載妻與其子先卒

嗚呼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拂清風而知羣陰之晦

然則覩真人之作者偏據之國不足與有明矣余作
歸明傳士之得其所歸可謂詳矣如湯悅張洎徐鉉
特不著其本末者以其顯名

皇朝而行事具于

國史也此弗敢述姑志其故國之聞爾

湯悅其先陳州西華人父殷文圭唐末有才名悅本
名崇義仕南唐爲宰相建隆初避

宣祖廟諱改姓湯悅嘗撰楊州孝先寺碑世宗親征
淮南駐驛于寺讀其文賞歎之及畫江請平元宗使
悅入貢世宗待之加禮自淮上用兵凡書檄教誥皆

南唐書卷之三
出於悅特爲典贍切於事情世宗每覽江左章奏形
於嗟重後仕 皇朝奉

太宗皇帝勅撰江南錄十卷自言有陳壽史體

張洎南譙人 王師圍金陵洎在城中作蠟丸帛書

使間道走契丹求援爲邊候所得及金陵平

太祖皇帝召洎詰責以書示之洎神色自若徐曰此

臣在國所作 上曰汝國稱藩事大何乃反覆如此

汝實爲之咎將誰執洎曰當危急之際望延歲月之

命亦何計不爲臣所作帛書甚多此特其一爾 上

善曰無欺也南唐之士歸于